

踏出自身之外—《旅行中看見真善美》讀後感

高鈺軒*

文學創建地方，地方創建文學，寫作不單單只是單純的在描繪地理景色、人文特色，同時也是在創造地方，是人與空間的呼應。當全球化席捲現代，漸漸使不同都市成為了相似的形狀，包覆所謂文明社會，喪失了文化獨特性，宛若藤蔓植物，柔軟而有意識的均質世界，吞噬歷史與地方。

書中作者所走訪的地方並非全球聞名的大都市，而是衣索比亞、伊朗、西藏等地，它們代表了人類所賦予的歷史之外，也代表它們自身存在的價值，旅行中體驗的地方節慶，希臘的撒粉節、帕托拉斯狂歡節、瑙薩面具嘉年華等，作者認真地探究其中的歷史與變化，這是人爲自己所創造的地方，書寫時間並創造情感，又如伊朗的哈曼如今的用途僅剩參觀與餐飲的服務，這是人文的改變，是人選擇對過往做出的回應，但無論或悲或喜，或好或壞，人嘗試著去記憶、彌補、修正，對殘存在現代的亡魂致敬。

一、對生命最終的詮釋

作者在書中提到了兩種不同民族的死亡儀式，分別為印度教的火葬與西藏的天葬，從第一章便可以看見作者願意直視自己的死亡，在前往尼泊爾喜馬拉雅山登山健行前，事先擬好遺囑，交代事項清單，在我們的文化中鮮少談論遺囑、葬禮等，死亡氣息卻像是蔓延在空氣中，是不可避免的歷程，生死議題從過去至今不斷被人所思索，人在時間長河中終將流向同一個終點，這個終點即死亡，可以說是神所給予每個人最公平的，最特殊的一項儀式，出生即死亡。

* 東海大學中文系學生

印度教的火葬儀式是直接赤裸裸的焚化，不同於台灣的火葬有棺木將遺體遮蔽住，進行火葬儀式時，親人們總朝那蓋得嚴實的設備喊著「火來了快跑啊」，像是掙扎著做出對生命的妥協。但在印度教的儀式中是可以直接看見火葬過程的，我總習慣那些被隱藏的，那些不願面對的，儘管明白肉體終會毀壞，在許多時候內心仍是未真正意識並且接受的，也因此閱讀這些文字敘述是非常震撼的。作者描述：

「被火燒斷裂的一截小腿掉下來，主持火葬儀式者很自然地彎腰撿起那截小腿，一揚手又丟回火堆中」¹

以西藏天葬來說也是如此

「藏族認為人死後施身，以食盡為吉祥」²

對他們而言，生命萬物隨自然時序造化，從何而來，從何而去，甚至連骨架和骨頭都砸碎施予，不曾留下任何一點痕跡，完全歸於自然，禿鷹被賦予為完成這項儀式的使者，靜靜等待。坦然視之，其實人不過是如期赴約，趕往下一場輪迴，奔赴自然萬物的遞嬗，也許將肉體的消逝視為常態，視為洗滌一般的日常，我們能更清澈泰然的正視死亡，無論火葬、天葬，他們都為生命做出了最好的詮釋。

二、影像與人的展示

我對其中的兩幀照片特別印象深刻，一為因油井燃燒廢棄的火光映照，而使沙漠染上一片殷紅色的影像，畫面裡看不見任何人的痕跡，卻在無形之中仍舊互相影響著，且足以將一整片沙漠渲染上鮮明的紅色，足夠詭譎，也足夠壯麗；二者為癲風村裡的照片，那是我從來未曾接

¹ 陳維滄：《旅行中看見真善美》（臺中：東海大學圖書館，2022年2月），頁29。

² 陳維滄：《旅行中看見真善美》，頁323。

觸的，或者說被社會遺落出來的另一個世界，與先前的影像完全不同，沒有笑容，是悲傷、絕望，更多無法直視的痛。

「不管是眼明或盲眼，都散發空洞、渙散的神情，似乎生命對他們的磨難早已過了頭，再也難以知覺」³

在自身的生命之外，還有太多的磨難與痛楚是我們所不曾瞭解的。

書中的每幅影像或鮮豔，或黑白，都正在向我展示著一些什麼，同時我也認為我被展示在這些畫面面前，記得在《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》有一句話是這樣的一

「某些按下快門的瞬間，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正在做什麼嚴肅的事」⁴

我認為拍攝這件事是具有某一種神聖性的，觀眾得以透過鏡頭的雙眼看見作者所希望呈現的模樣，攝影者以相機作為媒介，以自己作為媒介，將一個瞬間凝滯，等待馴服世界的瞬間，與不同時空的我們遙遙相望。無論是單純自然的壯麗，或是參雜著人文歷史色彩的風貌，都有那一個時刻的幽魂被牽引拉扯，在我們的耳邊無聲地喃喃訴說。

三、所謂文明

書中不斷提到信仰，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原動力，就像描述藏民轉山的這段敘述：

「面對轉山路途的艱辛，藏人無怨無悔，甚至以能死在神山上讓眾神接引為榮」⁵

³ 陳維滄：《旅行中看見真善美》，頁 323。

⁴ 劉宸君：《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》（臺北：春山出版，2019 年 7 月），頁 25。

⁵ 陳維滄：《旅行中看見真善美》，頁 249。

這是一股源自內心的力量，並非來自外界任何壓力或包袱，縱使書中提到，釋尊出生地據說是最接近神的地方，但我想心是最具力量的，當人們聽從內心，足夠純粹的相信，那便是最接近神的地方。

不過我時常感覺現今時代的我們離神靈越發遙遠……

「我們真是『文明』得太沉重！太牽掛！」⁶

這句，是作者前往馬來西亞沙巴的仙本那時，對比海邊光溜溜的孩子們所發出的感慨。他打破了詞性，更打破了那些文明的意象，我們總以為文明是好的，好似成為了一個走向光的人。但我想這都是相對的，在走向文明的同時我們為自己上枷鎖，為每個人套上模具，甚至有時看似文明的，不過是將人性的自私和惡劣裹上一層糖衣，藉文明之名為整個世界增添渾沌。

四、從世界凝視自身

在許多篇章中，作者終會返回到他自己、家鄉、臺灣，乃至於整個世界，進行思索與反思，在過程中總反觀自身所在，作者用他的心捕捉其地方的歷史和特殊性，從文字到影像，以此凝視自身及世界，用屬於自己的方式為地方寫下新的意義。

明明可以安逸的在生活裡打轉，但作者卻選擇踏出自身之外，選擇去碰觸那些生命，鮮活的、靜默的，跨出自己的板塊之外和世界連結。旅行中看見真善美，他並非只選擇看見光鮮亮麗的一面，而是願意將整個世界囊括進自己身上，世界上並非僅僅存在真善美，而是作者選擇將一切藉由他的書寫、攝影，以及他的雙眼，來傳遞真、善、美。

⁶ 陳維滄：《旅行中看見真善美》，頁 189。